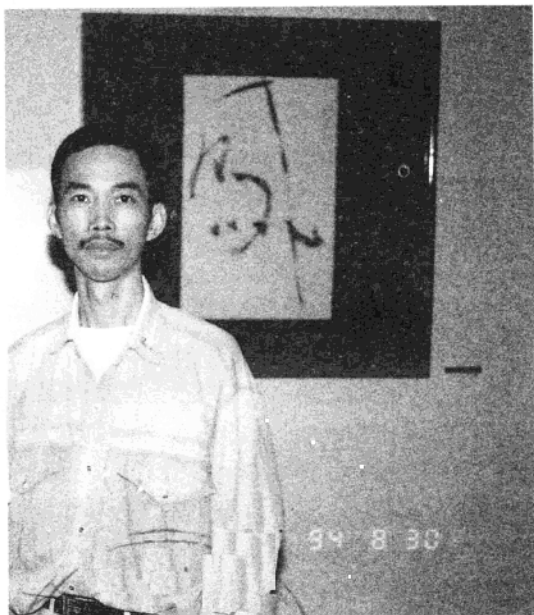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死鏈

龍影首

華艺出版社



作者摄于中国美术馆(1994年)

生死链

曾印泉 著
华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1247.5/866

生 死 链

著 者： 曾印泉
出 版： 华艺出版社
发 行：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经 销：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：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
开 本： 787×1092 1/32
字 数： 183 千字
印 张： 8.5
版 次： 1995 年 2 月第一版
印 次：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： 0001—3000

书 号： ISBN7—80039—899—4/I·501
定 价： 9.60 元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长篇小说《生死链》作品简介

有生就有死，这是生的铁律。

生是绚丽的，伟大的、光荣的，做一个人有多了不起！

死是这绚丽和光荣的背面，是生的核心和归宿。为了生，我们应该懂得这核心。

但是，除了大宗教家和大哲学家，一般常人往往对死很漠然，很不高兴。只有到年老了、或肉体支离或染上了顽疾、到了死期不远的时候，才想到了它——这是一种多深的悲哀多痴迷的福气！但到了这个时候，许多人都太轻易、太匆忙、太古怪就打发了它……曾印泉先生的长篇小说《生死链》，集作家十多年的生活积累，通过一群身患顽疾的病人（其中有工人、老病号、老教授、处在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、96岁的老和尚、干部、一辈子不知医药为何事的军人，包括作者的父亲）的描述，讲述了极为生动的故事，展示出作家对疾病和死亡独特的视角、思考以及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亲情。作品通篇弥漫着的抑郁气息，读来感人至深。

《生死链》既不是刻板的病理报告、也绕过同类小说“生病——颓废——鼓起勇气和疾病搏斗”的故事套路。它写了一群活生生的常人，由疾病走向死亡一途中所含蕴的生的美丽和死的尊严。此外，曾印泉先生生于中医世家，古典文学的造诣较深，对病人的性心理、医学伦理学等诸方面，都自有其出色的观点。

这是为了一切人生写的书：
对所有身患顽疾、自觉无望的病人是一剂良药；
对关注病人心理的好医生是一本好“医书”；
对所有愿意严正地面对生活的人是位忠实的朋友。

《生死链》序

刘 恒

我与作者相识不久，不配来作序。作者也不是文坛的旧将，此书却值得一读。因为书中所言满满的全是死。而大家无论多么超拔，多么达观，对死总会抱一些非凡的兴趣，所以我劝他还是读一读这部书，设想一下自己的结局。冷酷的人预知了自己的下场，说不定会温柔起来、说不定会加倍地冷酷、说不定……那都是后话了，先掏钱买一本书再说吧。不买自然也无妨。

作者曾先生是江西人，读过书，也教过书。后来乏了，跑到北京来写书，在一间小小的暗暗的屋子里。他的专业本不在小说，所学的是考古，兴趣却在书法和绘画。他的字类乎汉简，画幅上也尽是空白，无疑都有考古的老底子在作祟。然而他不能满足。他有许多的思想和感受，非写了小说不能表达。于是他窝在一间墓室般的屋子里表达，冷冰冰地写上了死、死、死！好像考古学者摆弄着一具尸首。曾先生是敏感

的人，心的深处有许多的呻吟，静静地埋着，书里露出的不过是一声两声而已。大家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伤口在何处，心照不宣罢了。曾先生的书或许能给隐处的伤口以抚慰，又或许能将上面的老疤掀开，都是无可无不可的。文字，不管多么光彩的文字，大体上都无奈于生，因而也注定了无奈于死。这未免过于悲观了，幸好曾先生也是悲观的，而大家的乐观也是有限的吧？受了死神的邀约，我不知道哪一位先生的脸上会露出真心的笑容。曾先生悲观到最后安排了一位仙逝的老和尚，似乎指出了一条对抗死亡的宗教之路。然而胜利了的老和尚还是死了，毕竟死了！剩下来的是那套总也用不旧的精神胜利法，这法名声不好，但是更好的法子显然也没有了。

我们必须追求精神上的胜利。否则曾先生不必来写这部书，而我们更不必来读它了。这样的精神搏斗不是为了摆脱死，死是摆脱不掉的，而是为着抱紧生，抱紧生的分分秒秒，做一个拳脚有力且哭笑自如的人！我们可能做不成这样的人，但我们要努力。户外的大街上，兄弟姐妹们匆匆来去，都在不懈地努力着啊！曾先生的书是给他们看的。

我的多舌想来不会败坏大家读书的兴趣，如果我就此打住的话。恳请作者和读者都能放过这篇陋序，只当他是悲剧前一声小心翼翼的干咳。我闭嘴了。

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夜涂

目 录

《生死链》序	刘 恒 (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生死链	(1)
-----------	-----

人惘	(187)
----------	-------

一种交待——代后记	(26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生死链

养父病了，我也就病了。

在办公室我已经等了一个上午，一个上午都不知道自己
在干什么。有时把水倒入到烟灰缸里去了，有时泼了茶，满
桌都湿。别人来，我也有脸无心，对别人不是唯唯就是否否，
一副神经失常的样子，让人害怕。我心里像油烹一样焦虑，身
体里的那个地方像被虫子咬一样，隐隐地作疼。实在熬不住
了就想，这样熬我是有道理的，父慈子孝，应该是一副受苦
受难的样子。也许电话就不用打了，打来也平安。老天爷作
恶多端不能永无善意。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觉得自己已久不信
那东西——预感不好，此刻电话铃偏偏响了，那是我的妻子。

“出来了？没有事吧？”

“……”她在那边停了一下，好象她身后被一支手枪顶着，
才不得不回答我的询问。“准备手术吧！病理检查为胃Ca。”

她说得倒也干脆。可我一听见妻子的这种声音就恼火，怎

么能没有铺垫，没有安慰和准备就这样直通通地说出来呢？怎么能轻易就对我说“准备手术吧！”这种话呢？你当我是千磨万难都能如履平川？难道你这辈子就没有说谎的时候？——片刻的欺骗不知比直通通的真实强多少——而且听起来完全没有遗憾的缝隙，你看她有多健康！红扑扑的脸，良好的胃口，走路一冲一冲的，欢乐得像个没有智力的小动物。人和人真是不能比，她在医院是看护，疾厄见得多了，心肠反而硬了；甚至对丈夫说话，仍是个无情的看护。

“没有办法，而且是中晚期了。”而且她还要说下去。不知为什么，一到面临困境，我即觉得人与人生，是赤脚跳刀尖，好是运气，不好是自然。而她，仿佛天生是在人生之外，喜欢看人光着脚，在烙铁上跳舞的人——其实她丈夫的心已经舞动起来了。

我感到一种死亡迫近的阴森，像一条挨了一闷棍的野狗、正在交合的野狗一样无处喊叫。

我知道有多难！身体内生生的切下一块肉来。我不相信人身上的哪一块东西可以残缺可以没有。就在妻子告诉我病情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心立即被击碎，整个人像棵树，有被连根拔起的感觉，似乎父亲已经不在，但挽联尚未草拟。然而，父亲一词，在我的生活中所占据的地方实在是太大了，几乎和我所有的生活都有关。作为一种过去的标尺，现在他要倒下了。这时，脑力所能联想起的父亲的影像，如被人召唤，迅速地串在一起（而且是跳来跳去的）。我长大，父亲一步步地衰老，这衰老的父亲，将要进入我所曾经经历的那场搏斗里去——还不能保证能安然回来——我想到了自己的搏斗、现在仍在的和疾病的搏斗——多年养成的对健康的自信，已

近乎于盲目，父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。他从不考究人生病、死亡这些感觉。现在这些东西来了，它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意味着什么？要作哪些准备？这些他全不知道，他必败无疑……

那么、我呢？我的身边呢……妻子似更不懂这些，我无法去责备她……人生的无助和寂寥一样多。古怪的是，我竟越来越喜欢这实质是艰难的人生。

“活着的都是病友，死了才得欢乐呀。”我对着电话机冲口而出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那么蛮横，一面对外边碰壁，一面对亲人撒赖，折磨她们。

“不跟你说。神经病！”妻子撂下电话。

我要是神经病就好了！

父亲住在内科肠胃病房，我走进他的房间。同房间有七八人之多，都是些不知人生利害、无事生非的小伙子；再就是脾气不好、秉性顽劣的中年人。父亲在这里观察治疗十多天了，到现在还收不了他的心性，不见他有和别人搭讪的意思。可见父亲觉得自己无病。

父亲是个出色的商人。五短的身材，右脚有点跛。据他自己说小时得的小儿麻痹症，差一点就成了拐子。现在他还是一只脚大一脚小的，年轻的时候为了不让漂亮的女孩看出他已破相，他咬起牙努力，才走得端正了——也就是说他曾战胜过一次命运。和我相反，父亲的肌肉很发达，一向对身体感觉良好。他老说，年轻的时候已破过相了，厄运已从一个口子泄了出去，再没有事了。他身矮，矮人都命长——对健康近乎于迷信的意识淹没了他对自身变化的实际感觉。

现在他遭遇上了变故，看来这种变故在父亲身上还没有

反映，但在我，却像巨浪一样涌来，两天来我一拿起他的化验单就头脑发懵。我是深懂病的人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会到这一步田地了呢？会不会哪里弄错了呢？

过年时父亲到我家来。一天我给父亲斟酒，父亲粗壮的手第一次挡住了儿子拿着的酒瓶。

我愣了一下，说“您怎么……？”

“不用了，给我盛一碗饭吧！”

我看了一眼父亲，红光满面，壮实如故。

“酒饭知人老呵，我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！”父亲说着，好像并不在意，但语有寒意。

我的心一惊，这不大像我的父亲。过去，我在那一场病中，父亲每次路过F市，都要来医院看我，给儿子送来钱和一些必需的用具。在病室里，父亲不和别的病人搭讪，也不过问我的治疗情况——哪怕有几次我的确不妙，谁有眼睛都看得出来。见到我父亲总是当着满病室的人，一副大为惊喜的样子，带着几分夸张的口吻说“哈！你比上次我来好多了！”

每当这时候我就不解地看着他——上帝不可能握在他的手中。父亲不会没有眼睛，也许为了我的病，在我面前他得战胜自己的忧伤。但出门以后呢……那时我没有替他想过。

这样的父亲来到病室，让病友们欢喜也使他们妒嫉。我知道父亲生意做得热火朝天，一到病室我就催他离开。可无论怎样，他都要在我身边吃一顿饭才走。什么传染啦、病室的气味啦他全不在乎。我们的饮食受到医生的照管，每顿都是些淡而无味、寡水清汤的东西。父亲一定要陪我吃，他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。”

碗筷摆在一起，阻拦无效，我便一面努力地吃、吃出劲来；一面顾忌自己是个病人，尽量不往他下箸的碗里去——我爱我的父亲——但也还是无效。他在有意无意之中，装着给我夹菜，筷子自然就伸到我的碗里来了。那时我想流泪，父亲流露的是血肉相连的感情，我问自己，这仅仅是我的养父么？

到了这个时候，父亲像个粗人，一面努力地吃，一面高兴地对我说“我看你没有事。你吃得这么甜，牛能进浆，马能进草，都无事的！”

父亲的个头不高，很壮实。还在他十几岁，从一个农民变成个城镇商人的年代，为了使别人不再把他认作是农民，表示自己的进步。他把老式的便衣双排布扣，换成了黑色的圆洋扣了，衣服的颜色由黑而蓝，此后三十年没有变化。然而，也仅仅是着装。他的宽宽的前额、深陷的眼窝、精明的双眸、硕大的鼻子，以及他日见隆起的肚子，无不给人一个精明商人的印象。他真好，我想。在我的病室，他远离了商人的职业，像个十足的憨人，和你们一样，都欢欢乐乐地活在人间的憨人。

我等了好一会。不见父亲回房，他的床铺拾掇得整整齐齐，用具干干净净。我问其他人，都说不知道有这个老人家。这哪像个癌症病人？我越发疑惑，上星期我带了他去检验科透视。在那昏暗的走廊上，要吃饭时，父亲精神十足地站着。

“爸爸，”我说，“等一下你要吃的那东西，碾得倒很细。有石灰味，我怕你难，放了糖，你把眼一闭吃了它——好在并不多……”

父亲白了我一眼，好像我挺罗嗦。

我亲自给他调好了锁，他并没有闭眼睛，也没有试闻一下。如他平常喝酒一般，脖子一仰就完了事。我心里叹道，老人的口真糙，身体也真好！

想到这里，我觉得应该再去问问医生。到了办公室，刚开了个头，我正准备摆开阵势，对这些比病人还要顽固的医生一展辩才。我并不看医生的脸色，低着头挑选自己的词句——这个老人是如何的健康、诊断结果是不是有点荒唐？老人的脸色现在还通红……可是，他们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病理切片检查，准确率百分之百！”医生也不看我递过去的化验单。

我有点愤怒：“医生！是书上写的吧，那些书我都看过。我知道，和你们比一点不差。为什么你们总是要把每个人都看作是病人呢？他是我老子，我相信他的健康！”

“行啊。那你给他办出院。”医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要说和我争执，和我说话他也不愿意，做他的事去了。

我呆愣在办公室里，闭上嘴，感到自己呆子气十足。两眼奇怪地看他们忙、治病。不一会，我心里空荡荡地生出无聊。只有回家了，我想。

我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，我说服了自己，父亲是无可争辩地病了——人就是这样一茬一茬像剥竹笋一样，现在剥到我的面前来了……我仿佛又到了从前的时光。

——那时，我不想自己有儿子，后来竟有了。儿子出生的那一天，我在产室门口不停地徘徊（那决不是一种期待。我

虽知生有快乐，但也深知活着之艰难。我等待的虽是一个与我有关的生命，但并不是我自己。我知道这是个神圣的时刻，于是，我竭力去体量，头脑浑沌不清，一些零星的不全面的产科知识却在不停地制造恐惧。里面传出的每一声产妇的阵痛，明知不是自己的妻，我也得紧张一下。不久，产房的门开了，里面有人惊喜地叫我的名字。我奔了过去，一抬头，即见一护士用块满是血污的方巾，托着一个红彤彤的还来不及擦洗的婴儿——我激越时摒舍出去、毫无知觉的东西，在无可知处觅得了灵魂——凭空显现在我的面前。好了！从此来骚扰我了。我急急地瞥了一眼，就逃回病房，躺在一张病床上面发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不多时，他被伺弄得脸红欲喷，元气十足、和平安的母亲一起回到病房。看到他，我的一颗心终于放进了肚里。从他母亲怀孕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对他的出生隐隐地有种恐惧之感——有些东西，据医学说是可以通过血液传到自己的儿子体内。一直病着的我，若再养出个瘦弱的婴儿，那就真真是我的罪愆。现在孩子出生了，重达七八斤，结果全非我的预料。因他，我对生有了一种神秘的惊喜之感。

“恭喜你得了儿子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恭喜你平安过关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喜欢？”

“没有，很喜欢。”

“怎么我看不像？”

“我这人，就是这样的……”

我和他母亲为这平安的生对答着，时不时地瞥他一眼，可他憨睡不醒，丝毫没有感激的意思。

这时，门外叽叽喳喳像来了一群麻雀，妻子抬起身子对着门说：“——是他们！”

几个邻居小孩，此刻代表他们热心的父母前来致贺。妻子已没有了力气，但她还是红着脸，高兴地向他们招手，要他们进来。

这是几位十岁左右的孩子，进了病房他们就嬉闹，拨弄我的婴儿。

“嚯——这么大！他是你生的么，阿姨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可是，上午看您的肚子没有这么大呀？”

“他一出了我的肚子，见到阳光就长大了。”

“那我们见到阳光怎么不长呢？”

“这……你们问曾老师，他懂得多。”妻子已经疲乏，仍记着将高兴的话头匀一点给我。

那些只有孩子们才问得出的傻话，那心意之诚恳，小孩看小孩那眼睛里的喜悦之真诚，使我突然地感动。我的眼睛湿了，他们迫使我的血热起来。终于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加入到孩童们的嬉闹中去。

夜深了，我带着这几个孩子挟着笑语出院。月亮很大，月色也很美。我们穿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林荫道，夜气如兰。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很爽利，年纪都小了似的，忘却一切自身以外的东西。忽然几位小孩都没有了声音，不由自主地停住。

努力地尖起耳朵，我终于分辨出了一种哭声。它离我们不远，声音也不大，被什么压抑着（不是几个孩子耳尖，是可以听不见的），很凄凉，就在我们正南方，也许那里是太平间，我想。

这是又一位母亲的声音，细细被深深地压抑着，像条钢丝，有抽紧神经的作用，我的情绪落到谷底，感到呼吸困难，郁闷不堪。猛的，又响了一通热辣辣的鞭炮声，我和几个孩子都被那响声震得发呆。如果我能捂住这几个孩子的耳朵、如果能有一种魔法使他们听不见……呵——这几个孩子小心眼里会想些什么，我知道但我不能说，可我多想告诉他们一些东西呵——我们出来前的那一幕太鲜明、太强烈了，我不能对他们说我知道的好、懂得的坏；不能对他们说短暂的好和那永恒的悲戚是多么的不相称，而这实质是人生——不、不能做剪灭孩子们童真的刽子手……

我扶着几个孩子的肩，和他们默默地走着。

林荫道边上有一盏路灯，昏昏忽忽地照着个卖馄饨的老人。他正在那儿打瞌睡，我们听到的声音对他没有作用……我加快了脚步。

“往前走，走出那道门，看到街景就好了。”我对孩子们说。

我们到了街上，孩子们像吸足了露水的苗，苏活过来，雀跃如常。按理说我应该扔掉刚才的情绪，留意这美好的街景。可我还是晕晕然不知所以，仿佛是个小偷在街上流窜；一切在我是看得见的，又都是不清楚、恍惚的。我觉得两面的街景都悬浮起来；人极匆忙，物极坚实，花花绿绿真感人眼。为什么我的心里会有这惶惶忽忽的感觉呢？而且长这么大了，每逢失意就如此，难道我是病得如此的么？我真是觉得自己委屈呵——